



新战士在成长

尉立青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要 容 內

新战士在成長

尉立青

陝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·西安

343(3)

971

新战士在成长

尉立青

*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（西安北大街一〇九号）

西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〇〇一号

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陕西分店发行

*

787×1092 1/32 · 3/4 印张 · 10,120字

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七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1,000 定价：(7) 九分

统一书号：T10094·21

新战士在成长

尉立青

說起來，這是我為祖國服役中最難忘記的事了。

我叫鐘明，是一九五五年入伍的一個新兵。初到部隊，啥也不懂，別說操槍打砲，就連個立正稍息都不會。可是我心裡有個底：向老戰士學習。特別是我們班長，他咋看咋叫人喜歡。我心裡想：啥時能和班長一樣就好了。

說實在話，以前我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：「當兵」嘛，那就是穿上黃衣服，拿上槍桿子，保衛祖國就對了！現在看來並不是那回事。你想想，要把一個過慣了散漫的個體生活的農民，變成一個機智、勇敢、對祖國無限忠誠的革命戰士，這哪能是三天兩晌的事，該多么不容易啊！

你看老戰士！他們個個都是那個樣：講起話來干巴脆，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；坐到那兒端端正正，走起路來挺胸甩臂，見了軍官就敬禮；還有，集合哨子一响，他們跟一陣風一

样，「刷」地一下就排成了一条线；军官一讲话，皮鞋跟「卡」一靠，真整齐。……团结、紧张、活泼、严肃简直成了他们的天性，我真羡慕。当然，我不久也就会和他们一样了。

可是这得有一个过程，不是一下子就成了一个完善的战士。就拿我来说吧：

那时我到部队不久，一次，排长给我们上课，讲「内务条令」。他说，条令是每一个军人的法典，是行动的指南。要我们很快地成为一个热爱祖国、严守纪律的军人。我心里想：这很简单，大家干啥我干啥，保险没错。可是不然，就拿上课休息十分钟来说吧，这是让大家解解小便，抽抽烟。可是我呢？还是那个农民劲，在这十分钟里尽扯闲话。上课了，我才想起要小便了。于是我就偷偷顺后边溜出去上厕所。

排长的眼好尖，没料想被他看见了。下课后，他把我叫到他房子，象和我拉家常一样，说在部队上，不能象在家里一样随随便便，每一个士兵，都必须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。排长看着我笑了笑，接住说：「可是你呢？上午在课堂上，不听报告，就随便出去了，这就是『不遵守纪律』。」我一听，这有

什么關係？虽嘴里沒講，可是心里想，俗話說：「管天管地，管不了拉屎放屁。」我正往出走，排長又把我叫回來了，說：「想想，出去應該有什么手續？」我赶忙立正：「排長同志，我可以走嗎？」「可以。」排長笑了笑，說：「可再不能忘呀。」

我心里真煩，几天都不高興：當兵就这么難嗎？班長象是猜透了我的心思。那天下午，他把我叫到一棵樹下，給我談了一次話。其實班長也沒批評我，相反倒把自己檢討了一遍。他說他剛參軍時也一样。有一次打碎了老鄉一個碗，按說應該賠償，可當時連一文錢也沒有，于是只好給誰也不講。但紀律檢查組知道了，說他「不誠實」，違犯「羣眾紀律」。後來他想通了：「批評得對呀！解放軍都象我這個樣哪能行呢？……」班長象愛護弟弟一樣，給我講怎樣對待缺點才對。班長这么一講，其實這也不算什么錯誤，今后我願意改正。

來到部隊上，沒見過的事太多了。看啥都新鮮，啥事都想接觸接觸。我最喜歡大砲，因為解放那年，我看見解放軍的汽車牽着那些「轆轤砲」，一串連一串的，砲兵坐在車上，一個比一個神氣，我真羨慕……那天下午，我一

个人就跑到砲連看大砲。真來勁，砲筒子象碗口粗，里里外外，擦得起明發亮，不說打，吓也把敌人吓死啦。我有些好奇，順手就塞在砲膛里摸了摸。嗨，誰知道这下又闖下乱子了。一个老兵美美把我「訓」了一頓。問我是哪个連的，非要記我的名子不可。還說什麼「隨便搬弄火器是違犯条令」。我看火色不对，扭身就走。沒走几步，班長來了。他老远就喊：「又是不請假乱跑，讓我找你好久。快，人家都集合看电影去啦！」唉！真糟。不到半个鐘头，兩头挨批評。……

我的情緒又不高了。人家都在喜眉笑臉的看电影，我低着头，想排長上次和我談的話：「很快地成为一个嚴守紀律的軍人。」坐在我旁边的刘振中，他是自小和我在一个村玩大的，又是一起報名入伍的。他說：「是不是又想淑芳了？沒出息。」

我真想伸拳揍他兩下，可是一想，哪裏不是犯紀律了嗎？于是我說：

「好啦，好啦，再別提她啦。我入伍時，她口口声声叫我好好干，爭取立功当英雄。還送了我一个『保衛和平』的日記本，讓我把自己的進步都記下來。別說立功当英雄，只要不

挨批評就『天官賜福』……」

「哪的話，班長還不是常表揚你嗎？優點要發揚，缺點要克服，對吧？再說，淑芳還等着你的喜訊呢。」

「要是不立功，我就不給她寫信。」

「我看你真沒『良心』，人家哪點對你不好？三天兩頭來信，句句都是鼓勵你進步的話。你不是給我講過嗎，兵役法上要是規定女性可以服役，她要和你一個部隊上干，看誰先立功。對嗎？可別落后啊。」

「現在別提她啦。你說我什麼時候能立功？什麼時候能和咱班長一樣？」

「我還不是和你一樣吶，努力干。路是人走出來的！」

二

我當了兩個多月的「拳頭兵」了，到現在還沒有給我發槍，真急。

我想很快給我發一支槍就好了。

務啥的愛啥，哪個當兵的不喜歡槍呢？你們說，沒有槍，這算什么「兵」？憑着拳頭消滅敵人怎么成啊！

我老問班長，什麼時候發槍。班長總是

那麼說：「到時候就發。當兵還愁沒槍背，別急。」我真想把班長的沖鋒槍先背上幾天。

老戰士擦槍時，我總想站在跟前幫幫忙，摸摸機槍，又弄弄沖鋒槍，有時還眯上眼瞄瞄，雖說不是我的槍，但也一樣過癮。

那天，他們都出公差去了，班長讓我留在家裡看門，這可是個好機會呀！趁他們都不在，我順手從槍架上取了一支沖鋒槍，給卸開了。好傢伙，這麼複雜，大小零件擺了一桌子。糟糕，怎麼安不上了。越來越急，我頭上的汗珠子直流，一邊安，一邊向外看，硬是安不上。哎呀，不好了。班長回來了。我一著急，三弄兩弄，不知把個螺絲釘弄到哪里去了，怎么也找不著。我以為這下班長會狠狠地批評我一頓。可是他並沒發火（從來沒見班長發過脾氣），反而用可親的眼光瞅著我，說：「拿來，我幫你安。」他兩下子就安好了。後來他說：「你還不懂它的性能，搞壞了可不好，這是人民交給咱們的財富。你沒聽排長不是常講：愛護武器要象愛護自己眼珠一樣……」我的臉一直紅到了耳朵梢，一聲也沒吭氣。

人逢喜事精神爽，這話一點不假。聽說要發槍了，高興得我不知說什麼好。你們猜，當

時我的心情是怎樣呢？這就和你們過去領槍時一樣。

發槍，這和我原先想的完全不同。我以為是司務長背上一大捆，一人散一支就算了事，不是的。可莊嚴啦。那天，我們全團開了個授槍大會，首長還講了話。

當營首長喊到我的名子時，我宏亮地答了一聲「到」，邁着正步走到了台前，小心翼翼地用雙手接過了營首長給我的槍。我回到隊列里，兩眼老瞅着它。越瞅越喜歡，我心里想：幾個月前，我扛着紅纓桿子為村里老小放哨，現在我拿上了槍桿，要為全國人民站崗。

接着，新戰士要在授槍大會上宣誓。當然我也不能例外。我挺起胸膛，舉起槍桿，看着毛主席的巨象，莊嚴地說：「我要在毛主席的領導下，成為勇敢機智，嚴守紀律，遵守條令、條例，服從命令的軍人；為了保衛祖國，不惜犧牲一切……」。

授槍大會開罷，他們都回班上去了。我一個跑到俱樂部，緊了緊皮帶，正了一下帽子，在鏡子上照了照我的持槍姿勢，再來了一個槍上肩，槍放下，哎呀，不知別人怎樣感覺，我總覺得自己滿象一個國防軍戰士的樣子。

槍，我多么心愛它啊！沒事我總想摸摸，要是它身上沾點灰塵，我心里都難過得不成。擦槍，這是士兵們每天不可缺少的一項工作。有一次，我們照例的擦拭武器，我把它擦了個亮堂光。劉振中說：「擦得好亮啊，簡直能當鏡子使。」正說着，營長來了，是我先看見的。按照條令上的規定，我馬上起立，向大家發了個「立正」口令。大夥「刷」地一齊站起。我說：「報告營長同志，我們正在擦拭武器。有何指示？二班戰士鐘明。」營長是嚴肅，但又是和藹地笑了笑：「稍息。繼續擦拭。」我們又擦開了。

營長拿起了我的槍看了看，然後又順我周身打量了一番。說：「你是不是叫鐘明？新戰士？對嗎？」我雙腳跟一靠，立正回答：「是。」「擦得很干淨。」營長象是有意測驗我，問：「你講講，軍人職責第一條是什麼？」這我是很熟悉的。不是吹，早把它背的爛熟。我說：「軍人應當忠誠、正直、沉着、勇敢，在執行職責時，不惜犧牲一切。」營長滿意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，說：「好樣的！」哎呀，樂得我心花開放，抿嘴直笑。

營長和我們坐在一起，給我們講開故事了。

營長所講的，就是關於我這支槍的故事。他說：「這是一九四八年在瓦子街戰鬥中繳獲的一支槍。這支槍一直在你們這個連服務。那時候，我在你們連當排長。當時，這槍的主人是你們原先的班長史二虎，他是個黨員，戰鬥中立過一次大功。他犧牲了以後，這支槍又發給了張鈞，他現在在三連當排長。他拿這支槍捉過三個俘虜，還打死過五個敵人。再以後，這支槍又發給了劉春堂，他是咱們團里有名的戰鬥英雄。蘭州戰役中，他沖入敵陣，戰死了兩個馬匪，又用槍柄砸碎了一個敵人的腦袋。一九四九年，這支槍又發給了郭林，他去年復員回家了。他拿着這支槍在軍旗前照過象，象片現在還貼在你們俱樂部。現在這支槍又到了你的手……」。

我真佩服營長的記性，六、七年的事還記得一清二楚。大家越聽越入神，我們都很激動，我用手巾擦了擦將要浸出的眼淚花。

「這是一支英雄槍！光榮槍！」營長又接着說：「這槍的主人都是出色的好戰士。你們連，是全團的英雄連……」還沒等得營長講完，我就忍不住了，把槍從營長手里拿了過來，站起來說：「營長同志，放心吧，現在它的主人

是我。我會永遠記着先烈的英雄事蹟，我絕不給英雄連隊丟人！我決心和英雄們一樣！」

我剛講完，劉振中也站起來了，他卷了一下袖口，拳頭握得緊緊的說：「同志們，大家想想，『勝利』這兩個字是來得多么不容易啊！這邊包含着多少先烈的意志和鮮血！記着，我們要踏着英雄的道路前進。要記着我們連隊的光榮，永遠發揚光榮！」

晚上，我翻開淑芳送給我的那個日記本，第一頁記的是「軍人職責。」第二頁寫着我保衛祖國的誓言。接着，把營長今天講的故事也詳細地記了下來。

剛熄燈不久，我聽見誰在低聲叫我。我一醒，原來是值班員叫我去換哨。我趕忙穿上衣服，繫上子彈盒，背上槍，和帶班的一同出去了。

風，越刮越大，雷聲象要震炸耳朵似的。天黑得啥也看不見。我端着槍，來回地在哨位上走動着。一会，大雨下開了，淋得我周身象一只水鷄一樣，我一直堅持着哨位。雖然我是第一次為祖國人民站崗，但我什麼也不害怕，因為我知道我的責任重大。

忽然，我聽見什麼在「沙沙」地响，越來越近。我听准了聲音的方向，端起了槍，問：

「誰？」「我。」我一听是班長的声音。班長真比我的親哥哥还好，黑天半夜淋着雨，給我送來了一件雨衣。刹時，我覺得我的勁頭更足了。我睜大眼睛，注視着一切。睡吧，祖國的人民，有我在為你們站崗。

三

正規訓練開始了。

這我可不是「吹牛」，我有缺點，但我也有優點啊！連我們班長也承認：隊列教練，我全都會；條令背得爛熟，差不多每次測驗都是優秀。當然，這離作一個真正的戰士還差得很遠。

體育教練剛開始，你看那些老戰士，一個賽一個。他們在單槓上，跟猴子一樣靈巧，左一個花子，右一個花子，名堂真多，活象孫悟空大顯身手。我開始在槓子上吊了吊，天哪，差點折斷了脊樑桿子。我一看不成，干脆先學跳木馬。這玩藝也不好搞，人家輕輕一蹦就過去了，可是我呢？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每次都是騎在馬脖子上。惹的班上人差點笑掉了大牙。班長過來了，我真有些不好意思。跳吧，准丟彩，不跳吧，一輩子也學不會。班長說：「別怕，眼往前看，開腿要快。」好，只要有

班長給我保險，我啥也不怕。鼓了好大的勁跳了一次，結果還是騎在馬脖子上。

投彈也是一樣，手榴彈拿在別人手里，就好象長上翅膀啦，輕輕一投，起碼三十米。不知我是不得法呢，還是手榴彈對我有意見，硬是使不上勁。費了好大的力氣，一出手，就冒天高，等落到地上，唉，才二十八米。我生氣了，又擲了兩次，還是那個樣。劉振中老愛拿我開心，他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就当著大夥的面說：「天老爺呀！手榴彈差點打著了你的腳尖子，別說消滅敵人，首先會把你自已消滅掉。」逗得大家直笑。我有些生氣，扭過頭來，看了劉振中一眼：「你好，你能行，你把方法不教給別人，想獨裁。誠心讓我落后。」

劉振中真會出洋相，光著頭給我敬了個禮：「對不起。鍾明同志，看你好大的脾氣。來把我打兩下，消消氣。」唉！真叫人氣笑不得。

技術不是從空里掉下來的，必須下苦功夫。不懂，就得問。不會，就得學。一次不成，來它十次，再不成，一百次，困難是壓不倒我的決心的。就拿我練習投彈來說吧：

幾乎每天下午，我都要擲它几下子。日子長了，功夫自然就到了手。可是這玩藝不比別

的，擲出去还得拾回来，一个人确实不好练，累得我连气都喘不上来。怎么办呢？总不能不练啊！我想了一个办法，每天下午到河里去掷石头。河滩上石头可多啦，别说我一个人，就是把我們全连开来也掷不完。

开始有些不惯，掷不了几下子，臂疼得受不了。可是过了几天，也感觉不到什么。掷石头象成了我的瘾，一天不掷它，就好象有个什么心事没了似的。在河滩上，我用步子丈了几个记号，标出三十、三十五、四十米的距离。按我的计算，现在可以掷到三十五米出外。但是，这并不是我的理想成绩。

练啊，练。一直练了一个多月。不知怎么搞的，臂又疼起来。后来，连抬都抬不起来了。我偷偷找了个没人处，脱下衣服一看，肩膀上肿了象馒头大的一个红疙瘩，再也练不下去了。这只得休息几天。

真巧，就在我休息的这几天，班上要举行手榴弹测验了。人家都掷了，最后轮到了我，怎么办呢？只得掷。手榴弹刚一出手，大家说我姿势不正确。结果才掷了不到二十米远。班长奇怪起来，可能他也看到我投弹的姿势不正确吧。他走到我跟前，让我脱掉衣服。本来我

不想脱，但这是命令。命令就得执行。我只好脱掉衣服，班長看我肩膀腫得好高。他摸了摸，象是哥哥教訓弟弟似的，說：「穿上吧。你怎么不講呢？快到医务所讓軍医看看。」他又說：「这样会把身体搞垮的。」

过了几天肩膀好了，我又坚持練。那天，俱樂部体育委員从团部領回來一个鉄餅，我試了一下，差點砸伤了通訊員小王的脚。小王說：「好家伙，我本來就站得不近，沒料想你会擲这么远。要不是我避得快，你准会給我做病号飯。」

又測驗手榴彈了。我想：这回再不來个倒數第一名吧；但是我又想到：我練人家也練，要是再擲个不及格，这怎么对得起同志們，对得起班長，怎么能称得起是英雄連隊的战士呢？我心里七上八下，握了一把汗。反正我要爭取「优秀」的。

我共擲了三次。第一次四十二米五；第二次四十四米；第三次四十四米三。取得了全班最高成績。

大家都向我鼓掌，班長向我握手。刘振中拍了我一下肩膀，說：「應該介紹一下經驗了，別『独裁』啊。」消息象風一样，不到半